

# 民族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机理与路径

邓星华<sup>1, 3</sup>, 邬新颖<sup>1</sup>, 蒲毕文<sup>1, 2, 3</sup>

(1.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广东金融学院 体育教研部, 广东 广州 510521;  
3.广东省青少年健康促进与政策决策咨询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民族体育赛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情感纽带和实践基础。对民族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机理与路径展开探析。研究认为民族体育赛事在促进认同共同身份、激发情感共鸣、生成共有意义以及建构集体记忆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并提出以物质与身体符号整合, 铸牢共同命运意识; 以跨文化交流互动实践, 铸牢共同理解意识; 以赛事仪式与记忆构建, 铸牢共同团结意识; 以价值传递与文化共鸣, 铸牢共同精神意识的内在机理。最后, 从优化赛事空间、丰富赛事内容、创新赛事表达和拓展赛事功能等方面提出民族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关 键 词:** 民族体育赛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情感; 民族记忆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4-0039-07

## The value, mechanism and path of 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ENG Xinghua<sup>1,3</sup>, YA Xinying<sup>1</sup>, PU Biwen<sup>1,2,3</sup>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3.Research Center of Guangdong Adolescent Health Promotion and Government Decision,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ports events are an important emotional bond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value, mechanism and path of 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n concludes that national sports events are of great value in promo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identity, stimulating emotional resonance, generating common meaning and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nd material symbols could forge the sense of common destiny, the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could forge the sense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vent rituals and memories could forge the sense of common unity,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values and cultural resonance could forge the sense of common spirit. Finally, the realizable paths of 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proposed in terms of optimizing the event space, enriching the event content, innovating the event expression, and expanding the event function.

**Keywords:** national sports event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motion; national memory

2024 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等 7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指出“体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有着不可替

收稿日期: 2025-05-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机制和路径研究”(19ATY002);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资助(2024KYLX020)。

作者简介: 邓星华(1970-),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文化传播。E-mail: 9345145@qq.com

代的作用,要在“村BA”“村超”等群众性体育活动中融入铸牢元素”<sup>[1]</sup>,强调民族地区体育赛事在促进民族团结、推进民族精神文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民族体育赛事是指在一定规则和制度引导下,区别于现代体育赛事或外来体育赛事,为彰显民族体育文化规范而进行的赛事活动<sup>[2]</sup>,其独特属性体现在多民族参与、群众性与民族性并重以及与传统节庆相结合等方面<sup>[3]</sup>。近年来,以贵州省“台江县村BA”“榕江县村超”为代表的民族体育赛事蓬勃发展,在苗族、侗族、汉族等多民族参与的群众性体育赛事中既融入现代体育的竞技性,又充分展示独具特色的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文化元素。因此,植根于乡村土地、自主成长的民族体育赛事成为传递多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实践的缩影。当前研究多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功能展开宏观探讨,而对“村超”“村BA”为代表的新兴民族体育赛事中身体实践、社会互动、文化符号等微观层面如何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机理的剖析尚缺乏深入探讨。基于此,研究聚焦民族体育赛事承载的文化符号与精神价值,阐释其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融中的价值意蕴,并从民族体育赛事中身体实践、社会互动、文化符号、仪式记忆等微观角度深入剖析其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进而提出实践路径,以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

## 1 民族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民族体育赛事作为跨区域、跨阶层、跨语言和跨民族的文化载体<sup>[4]</sup>,是承载与塑造多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关键场域。因此,从认同共同身份、激发情感共鸣、生成共有意义与建构集体记忆等角度深入挖掘民族体育赛事的价值意蕴,逐层递进地强化多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情感纽带。

### 1.1 以认同共同身份凝聚多民族共同归属感

人们通过共同参与民族赛事活动,在凝聚多元文化的场域中体验、感受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精神风貌,从而实现地域身份、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感知与认同。首先,民族体育赛事活动中的多元文化融合,有助于构建跨地域的身份认同。民族赛事生发于乡村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地域环境中,汇聚相互交织的多元民族文化,构成一个附加外在文化属性的跨民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sup>[5]</sup>。在这共享的公共空间中,各民族地区的参赛者、观众等群体通过

跨地域的具身参与,打破传统地域边界和族群隔阂,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互动,有助于形成对“中华民族”共有身份的感知与认同。其次,民族体育赛事的开放性参与,搭建了跨民族身份认同的桥梁。民族赛事以开放形式邀请各民族参与,其活动和赛事规则以娱乐性、竞技性相交融<sup>[6]</sup>,吸引和鼓励跨民族群体参与,有助于消解族群隔阂,构建共同身份的认同。“村BA”“村超”的兴起,让我们看到“人人皆可参与”篮球、足球赛事;跨民族群众的广泛参与,让不同民族的个体平等站在赛场上,淡化民族和地域差异,强调作为“运动员”或“村民”的共同身份。最后,民族体育赛事的跨文化互动与传播,推动了国家身份认同的深化。民族赛事中蕴含丰富的仪式活动和国家象征符号,如赛事开幕式、颁奖典礼等仪式展演中民族服饰、民俗表演等符号表达,既体现了民族性、区域性的文化特色,又在“多元一体”国家叙事框架下将各民族文化有机整合,在多渠道媒体传播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1.2 以激发情感共鸣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体育赛事通过仪式性展演、比赛情境和乡村社会的情感互动,成为激发多民族情感共鸣的重要平台,推动各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首先,民族体育赛事融入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展演活动,将参与者置于超越日常生活的文化情境中,从而促进村民日常生活与整体世界相联结,形成一个稳定的“情感结构”<sup>[7]</sup>。在贵州台江苗族独木龙舟节赛事举办过程中呈现出龙、接龙、苗族歌舞联欢、分龙、踩鼓等仪式展演活动。可见,赛事的仪式展演提供时代特定的情感体验方式,是地方文化、祖先崇拜与历史记忆等集体情感的象征表达,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其次,民族体育赛事创设了多民族参与、身体在场的文化空间,参赛者、观众在共同参与的赛事情境中产生“情感共振”,促进跨民族情感互动。民族体育赛事兼具共同参与性与民族性,观众和参赛者通过观看、参与比赛,将个体的情感融入集体情感之中,激发“家国一体”的情感共鸣,奠定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sup>[8]</sup>。此外,在共同的赛事情境中,不同民族参赛者、观众在赛场的互动不仅增强了跨民族的情感联结,也逐步打破因文化差异、地缘隔离所形成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贵州榕江县有38.5万人,其中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占比83.9%,在“村超”赛场上各族群众手拉手欢快地跳多耶舞的场景,生动展现跨越族群界限的文化融合与情感互动。最后,民族赛事通常植根于“熟人社会”场域中,参赛者、观众与组织者多具有亲缘、地缘、业缘关系,民族赛事活动进一

步巩固与延展乡村社会既有的情感纽带,强化多民族互动中的情感凝聚。

### 1.3 以生成共有意义彰显民族集体自豪感

民族体育赛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在赛事组织与体验中,民族文化符号得以活化、历史记忆得以延续,从而在跨族群的交往与互动中生成共有意义,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首先,民族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动态的身体文化符号<sup>[9]</sup>,在竞技、仪式与观演交织的过程中,承载并激活多民族的文化象征资源。赛事中的动作结构、身体技艺、仪式流程本身即是文化的物化表达,通过身体的展演实现文化传递与认同。例如,龙舟赛中的祭龙仪式、射箭赛事中的马头琴演奏,都是特定民族文化的典型符号。通过在赛事空间中具象化呈现,使观众能够在视觉、听觉、身体经验中形成跨民族的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生成能够跨越民族差异的共有文化意义。其次,民族体育赛事作为实践性文化活动平台,在共同实践中建构和传播共有意义。如广西“三月三”节庆的体育盛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运动员与观众共赴这场民族特色的体育盛宴,共同体验铜鼓舞、抢花炮、高脚竞速等富有仪式感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通过身体实践、语言交流和行为协作模糊了各群体的族际边界,在体育赛事的交流与互动中,尊重、接纳、吸收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符号,从而感受到不同民族之间同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性。最后,民族体育赛事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和集体活动的载体<sup>[10]</sup>,通过符号化、仪式化和实践化的表达,使特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在赛事的重复实践中得以延续和强化。贵州的“村BA”“村超”赛事源于地方传统节庆与民间竞技习俗,在赛事中融合传统仪式、民族服饰、民族音乐等文化元素,激活并更新个体群众对历史记忆的感知,促使个体将自身融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进而生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和自豪感的共有意义。

### 1.4 以建构集体记忆促进多民族记忆交融

王明珂指出,一个民族“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sup>[11]</sup>。民族体育赛事通过文化符号的展演、节庆活动的嵌入、多族群互动交流等方式,成为建构和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民族体育赛事凝聚着本民族成员共同经验、共同信仰以及人伦秩序等“过去”的要素<sup>[12]</sup>，“当下”的身体展演和新媒体传播实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标识、归属感的集体记忆复现,强化了参赛者、场内外观众对共同中华传统文化的感知与记忆。例如,贵州台盘村将举办“村BA”视为激活集体记忆的仪式展演,村民为了集体荣誉和乡土情节共襄赛事,“逢节

必逢篮”已经成为村民心中的文化符号代名词<sup>[13]</sup>。另一方面,民族体育赛事通常与节庆传统节日相关联,如贵州“村BA”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六月六”吃新节、广西民族体育大会与传统节日“三月三”以及许多民族地区将龙舟赛事与端午节相关联等。传统节日本身蕴含着时代记忆,通过呈现不同场景、歌曲和重要事件等唤起村民、参与者等对过去的记忆,形成“我族”认同;同时,通过节日营造的特定空间,带动了“他族”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推动“我族”和“他族”指向更高层次“共同体”的国族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集体记忆的延续和传承。

## 2 民族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

民族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兼具仪式性、社交性与文化性的独特社会实践,在多元文化感知与互动交流中不断强化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联结。民族体育赛事主要通过物质载体、身体实践、仪式展演等形式,共同勾勒出民族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链条。基于此,以民族体育赛事物质与身体符号整合、跨文化交流的互动实践、赛事仪式与记忆构建以及有形有感的文化共鸣,分别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命运、共同理解、共同团结与共同精神意识的内在机理。

### 2.1 以物质与身体符号整合铸牢共同体命运意识机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形成历经时间和空间的联动,凝结了人们从不同向度主观认知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而生成的意义,蕴含着居住于某一地域的民族独特的身体思想和中华体育精神<sup>[14]</sup>。因此,通过在民族体育赛事活动展演中融入多民族的物质性、身体性等符号,传递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以民族体育赛事活动中物质性表达符号为载体,强化各族群众对“同根同源”的命运感知。通过将物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如服饰、器物、建筑物等)融入民族赛事的仪式展演活动中,唤醒各民族历史记忆的感知,展现各民族命运交织的深厚渊源。例如,贵州“村BA”在活动现场融入苗、侗族歌舞,其中的传统服饰、传统刺绣成为视觉焦点,以及将传统农具作为特色奖品等。可见,通过将物质文化符号转化为与当地生活建立联系的媒介,使参与者从历史维度感知民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传承脉络,深化各族群众对“同根同源”的命运认知。另一方面,以民族体育赛事活动中的身体性符号表达为实践,激发“命运与共”的情感认同。在民族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融入仪式性行为(如传统祭祀仪式、欢迎仪式、火炬传递与点燃仪式等),将身

体动作与精神象征结合,赋予民族地区乡村体育赛事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唤起参与者对“共同体”的情感联结。村“BA”“村超”等赛事中强调多民族共同参与,赛场上拼搏、协作与传统体育的身体理念(如力量、美感、协调性等)相契合,彰显各民族共享的体育精神,通过多民族共同参与的身体实践,增进各民族群众对“命运与共”的情感认同。

## 2.2 以跨文化交流互动实践铸牢共同理解意识机理

民族体育赛事活动,蕴含着仪式性、娱乐性和社交性等多重特性,构建了一个多民族交流互动的独特文化场域。文化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个体和群体相互作用的空间,其内在关系和实践活动塑造了意义的生成<sup>[15]</sup>。民族体育赛事作为典型的文化场域,通过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实践,促进共同理解意识的生产。首先,以民族体育赛事的交流互动为实践核心,构建文化共融的场域,深化多民族参与主体对跨文化的体验与理解。民族体育赛事通常伴随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为不同民族的跨文化对话提供契机,如开幕式的民族歌舞表演、传统体育展示等,这些仪式性活动在传递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为其他民族提供了理解与体验的机会。例如,在贵州“村超”赛事开幕式中,苗族、侗族的传统舞蹈与体育赛事礼仪相结合,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汇的仪式场域,使参赛者和观众在共同参与中感受到文化的共融性。其次,以民族体育赛事的多民族主体间的互动实践促进文化共生,增强对不同民族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理解。通过民族赛事中多民族互动实践消解族际文化的对立性,模糊不同民族文化边界。当赛事中不同民族观众以共同的体育语言、符号和行为(如为同一支球队加油)展开交流时,这种行为实践在情感层面上消解体育“他者性”,增强了跨文化的包容性和理解力。最后,民族体育赛事的互动实践将多民族主体从单一的文化场域转移到多元文化场域,通过共同的实践活动和意义生产,构建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于一体的文化场域。以物理空间的赛事场地为基础创造跨文化交往的前提条件,赛事中的交流互动助推多民族交往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多元文化符号为载体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传播方式拓展民族地区体育赛事的文化空间,推动更广泛范围内文化的传播与理解,铸牢共同理解意识的生成。

## 2.3 以赛事仪式与记忆构建铸牢共同团结意识机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sup>[16]</sup>认为:“共同体具有想象性的指向,包括族群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出来的。”民族体育赛事通过周期性、象征性的活动,将这种“想象”转化为实际体验,推动个体和群体从“想象的共同体”转化为具象化的“真实团结”。首先,通

过民族体育赛事的仪式性实践,促进多民族共同体走向“真实团结”。民族体育赛事的周期性、仪式性和象征性等特征,符合“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一个共同在场、共同关注焦点和相互仪式、共同情感的“仪式性团结”的组织机制<sup>[17]</sup>。通过民族体育赛事具像化的仪式展演和竞技参与,将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在场与身体在场产生的情感相联结,触动与激活一致行动和情感认知的形成,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具像化的“真实团结”。其次,通过民族体育赛事中“国家符号”的在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的象征意义。在榕江县“村超”现场,侗语版和现场万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赛场上国旗与国歌等国家符号的在场,民族赛事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彰显国家意识和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强化参与者民族团结意识。最后,民族体育赛事中协作竞技精神的彰显,激发共同体一致行动的团结意识与情感联结。“村BA”“村超”赛场上,来自苗族、侗族、水族、汉族、瑶族等跨民族球员组队参赛,场下有来自广东、上海、四川、江西等全国各地的球迷。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赛事宗旨指引下,场上球员目标一致、奋力拼搏,场下观众加油呐喊、鼓掌欢呼,球队、观众之间的配合与互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团结的彼此信任与情感凝聚。

## 2.4 以价值传递与文化共鸣铸牢共同精神意识机理

精神共同体是高于地缘和血缘的共同体,是属于人类最高级的共同体形态<sup>[18]</sup>。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初源于共同语言、地域、历史等基本要素的结合,在漫长历史发展中通过对共同经验的积淀与记忆的建构,逐渐形成具有稳定性、延续性的中华民族共同精神。民族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嵌入乡土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实践形式,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以具象、生动、可感的实践活动,传递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一方面,民族体育赛事以“有形”的文化实践承载、传递共同的价值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有形”体现为民族赛事中具象化、可感知的活动和举措,通过具有地方特色的仪式展演、传统技艺展示以及多民族参与的竞赛等活动的开展,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实践形式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村“BA”“村超”等赛事最初是各族人民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纽带建立的一种“弱连接”<sup>[19]</sup>,参赛者赛场上的竞技体验和情感互动,将体育精神中所蕴含的团结协作、自强不息、公平竞争等价值理念转化为共同认知。通过这一过程消解不同民族间的陌生感与距离感,逐渐形成民族共有、文化互联的实践平台,从而形成更为稳固持久“强连接”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另一方面,通过民族体育

赛事“有感”的集体参与与情感体验,激发深层次的文化共鸣,强化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纽带。“有感”主要表现为民族体育赛事中个体与群体所形成的共同的情感体验和互动,各族人民通过参与竞赛、观看表演等形式共同参与民族地区赛事,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感知。在文都藏族乡“团结杯”篮球赛中,赛事通过“线上直播+线下观赛”的方式向各族人民展示了来自16个村的地方特色、传统习俗,更传递了团结拼搏、合作共进的精神价值,成为民族团结精神展现与传播的有效场域。各族人民通过体育赛事这一文化实践进行相互理解、尊重与情感连接,体验与感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夯实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层的情感认同。

### 3 民族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 3.1 以优化赛事空间深化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村BA”“村超”等民族体育赛事大多由民间自发组织,在政府、社会组织和群众等群体积极参与下,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赛事场域。场域是成员进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特定的场域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形塑作用。因而,通过优化民族体育赛事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促进不同民族间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首先,物理空间是指民族体育赛事实际举办的场地和环境,也是民族文化交流 and 互动的实际场所。通过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体育赛事举办的物理场域,吸引各族人民广泛参与。鼓励政府、社会组织为乡村地区建设符合标准的篮球场、足球场等体育设施,配备完善的观众席、休息区等配套设施,提高赛事的整体水平,吸引更多群体参与乡村地区的民族体育赛事活动实践。如海南省“全国武术之乡”屯昌坡陈村,政府出资盖了新武馆,不仅提升乡村武术赛事的办赛水平,还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群体前往坡陈村体验武术魅力,从而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其次,精神空间是指通过赛事的文化氛围、情感表达和精神价值,促进人们心灵的共鸣与文化认同。鼓励体育赛事举办方、组织者在赛事举办过程中,制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赛事宣传片、短视频和主题歌曲,塑造民族团结和符号和象征。如新疆英阿瓦提村举办以“民族团结杯”为主题的篮球比赛、宁夏石嘴山的“石榴籽”体育节暨“村BA”大赛等,通过主题的符号化表达与现场文化场景的一体化营造,传递具象化的团结、和谐与共同发展的价值观,实现“以赛聚人 以文铸魂”的深层价值引导。最后,社会空间是通过赛事的社会

化运作与组织,促进不同民族间合作、交流与信任的建立。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各类公益机构共同参与民族体育赛事的组织与管理,形成多元主体合作的机制;以及在赛事举办前后组织跨民族的体育文化论坛或座谈会等方式,邀请不同民族的专家学者、民族文化代表和政府官员等共同探讨民族团结、体育赛事发展等议题。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提高民族体育赛事的组织效率和资源整合能力,促进各群体在民族体育赛事思想、文化、社会责任等方面形成共识,在合作与交融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 3.2 以丰富赛事内容增强各族人民情感联结

首先,将民族体育赛事和节庆传统节日相结合,增强赛事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联结。通过以节庆时间节点与赛事日程的统筹规划,将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与体育赛事结合,形成“节庆+体育”的时空共构模式。此外,通过将赛事内容与节庆议程深入融合,以体育赛事作为节庆活动的核心载体,将篮球、射箭、赛龙舟等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纳入节庆活动展演,提升节庆活动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其次,鼓励乡村地区的民族赛事依托地方特色,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独具特色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赛事内容体系。例如,在浙江龙游龙舟赛中,将传统的祭龙仪式中加入地方的民间舞龙狮的艺术活动,并结合现代舞台技术和视听效果,实现传统文化的视觉化、情境化呈现。最后,通过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赛事场地,融入跨地域的文化与民族风情,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在赛场周边设置传统手工艺体验区、民族风情展示区、文化互动区等,还可引入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参与布展与现场教学,使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近距离、深层次体验各民族的文化魅力。例如,鄂托克前旗的“草原村排”在比赛中场休息时,带来具有民族特色的呼麦、蒙古族歌舞等传统节目。此外,少数民族聚集区可以定期组织跨地域的体育友谊赛,展示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促进不同民族的合作与交流。在鄂托克前旗“超级星期六”友谊赛场上,贵州人民向各族人民展示侗族大歌《尽情欢歌》、苗族芦笙舞《丰收的喜悦》等精彩节目,深化“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实践。

#### 3.3 以创新赛事表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在民族体育赛事中融入具有民族统一性的文化符号,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与认同。在比赛场地、宣传材料和奖品设计等空间中系统植入“国旗”“石榴”“同心结”等国家象征与民族团结的符号,以及设置“石榴籽”主题观赛区,或

者通过队徽、队服的设计等载体,强化符号的日常渗透。同时,通过组织拍摄民族体育赛事的文化专题片,采用多种语音文字进行推广,联合海内外高校、华人社团等,通过线上讲座、文化沙龙等形式传播赛事的传统礼仪和文化故事,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第二,在民族体育赛事办赛理念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在赛事中设立公平竞赛、团队合作、诚信比赛的行为准则,如“尊重裁判、公平竞争、友谊第一”的精神口号,在赛事的办赛准则和行为规范中融合兼容并包、以和为贵、崇礼尚信等价值观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性。此外,鄂尔多斯草原村排代表队在贵州村超的赛场上“以球会友”,将竞技运动、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等元素相融合,充分彰显“兼容并包”“美美与共”的传统文化思想,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第三,打造民族体育赛事多元数字化传播矩阵,推动跨文化、跨区域交流的持续深化。依托主流媒体、短视频以及社交媒体等多渠道数字平台对体育赛事进行全过程、全景式记录与传播。在赛事直播中,引入地方学者和文化传承人担任解说嘉宾,嵌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由来、背后的文化象征及民族团结事例,增强赛事文化信息的表达力,促进海内外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对体育赛事的情感认知。在线下赛事期间,可以通过赛事的开幕式、闭幕式等环节,组织“民族团结”主题演讲或互动活动,让赛事成为分享各民族文化、增强集体认同的场所。

### 3.4 以拓展赛事功能全面增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体育赛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通过拓展民族体育赛事的宣传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文化整合等功能,增强各族人民团结进步事业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首先,发挥民族体育赛事的宣传教育功能,增强多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民族体育赛事作为一种高度参与性的社会实践,通过在赛场周边张贴、赛场广播等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民族团结深入人心;以及在赛事开展前、中、后期对参赛者、志愿者、观众等进行全过程教育引导,在原有的以村寨结构为基础的关系中传递“平等”“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体育实践中,进而将民族团结等仪式嵌入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中。其次,发挥民族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振兴的经济功能,增强民族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鼓励地方政府在赛事筹备过程中,加大对交通、住宿、场馆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城乡公共资

源配置,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基础设施现代化。此外,将体育赛事和乡村自然生态资源与人文风情相结合,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民族赛事品牌,并通过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方式,形成“体育+旅游+文化”的发展模式,推动乡村地区民族赛事产业化发展。例如,云南彝族火把节摔跤比赛依托传统体育文化,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赛,带动地方农产品、民俗工艺品和文旅产业的市场拓展。最后,发挥民族体育赛事的文化整合功能,为不同民族群体提供多元的互动与合作机会。民族赛事作为多民族群体互动的重要舞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可以优化赛事组织机制,如设置混合组队、跨区域联赛制度以及选拔多民族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参与等方式,建立多民族跨文化的信任,深化不同族群间的社会联系。例如,在多民族聚集区可设立“民族团结杯”联赛,鼓励不同村镇轮流承办赛事,增强不同民族社区的互动频率。跨区域联赛的形式不仅促进体育竞技,还提供了社会交往的机会,使原本缺乏联系的群体在共同体育文化框架下形成互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多民族互动的实践支撑。

民族体育赛事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载体,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认同深化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多维度的价值支撑与实践路径。应继续深入挖掘民族体育赛事的文化内涵,不断创新其活动形式和内容,进一步拓展其影响力和覆盖面,为进一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发挥更为深远作用。

### 参考文献:

- [1]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EB/OL].(2024-11-22)[2025-01-12].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1/content\\_6989403.htm](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1/content_6989403.htm)
- [2] 韩蕾. 共生视阈下我国民族体育赛事的文旅产业融合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13-14.
- [3] 盘劲呈. 民族体育赛事文化认同的生成逻辑:从“身体在场”到“共同体意识”[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1(2): 91-98.
- [4] 杨春华, 杨萧, 李丽, 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路径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4, 39(4): 464-470.
- [5] 张伟, 宋陆陆. 社会联结纽带: 闽南“野球”赛事

- 参与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田野调查[J]. 体育与科学, 2023, 44(5): 22-29.
- [6] 罗柳宁, 江涛. 以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民族教育研究, 2025, 36(1): 43-54.
- [7] 雷蒙德·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 王尔勃, 周莉,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43.
- [8] 周真刚, 王爽爽. “两江两村”体育赛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理与经验启示[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46-51.
- [9] 张建华. 符号学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传承[J]. 中国体育科技, 2015, 51(3): 127-130.
- [10] 罗乔有, 田祖国. 共生理论视域下民族传统节日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24(12): 39-46.
- [11]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9.
- [12] 王炫力, 杨慧馨, 徐飞. 节庆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J]. 体育文化导刊, 2022(8): 21-26.
- [13] 李敏, 钟建伟. 乡村体育赛事促进乡村治理的运行逻辑——基于台盘“村BA”的考察[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3(4): 58-65.
- [14] 周艳丽, 曹美娟, 周珂.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育文化符号有效传播研究——以大型系列体育文化类节目《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为例[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4, 36(3): 244-255.
- [15]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34.
- [1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6.
- [17] 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09.
- [18]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张巍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87.
- [19] 肖宪平. 乡村新节事活动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及价值——以黔东南自治州“村BA”“村超”为例[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5(6): 143-154.

